

中一日一美：寒山形象的变异研究

A Study on the Variations of the Image of Monk Han-shan in China, Japan and USA

水己泰¹

Jitai SHUI

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1741339901@qq.com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449543>

摘要 在中国、日本、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历程中，寒山的形象经历了一定的变异。在中国儒释道交融的文化背景下，寒山从身世模糊的隐逸文人逐渐被塑造成兼具文学与宗教属性的诗僧形象；东传日本后，依托佛教传播路径，通过注疏体系与后世艺术加工，寒山成为了禅宗文化的典型符号；进入美国后，恰逢“垮掉一代”兴起，在此背景下，寒山则被重塑为反叛主流文化的精神偶像。寒山形象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既源于其自身文化特质的开放性与思想内涵的丰富性，也得益于不同文化体系的创造性诠释，对这一历程的研究可为理解文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机制，以及文学、文化外译的实践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 寒山；变异；形象学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Han-shan's image in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ighlighting its transformations in various cultural settings. In China,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Han-shan evolved from an enigmatic recluse to a poetic monk. In Japan, through Buddhist transmission, he became a Zen symbol and was canonized through annotations and art.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era of the "Beat Generation," he was reborn as a counter-cultural icon, leading to the canonization of his poems in English. The success of his image's spread lies in its inherent cultural openness and divers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fering insights into cultural symbol dissemination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words Han-shan; Variations; Image studies

一、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与形象重塑已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在历经千年的传播历程中，中国古代诗僧寒山，其形象在中、日、美三国呈现出显著差异，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典型案例。在中国本土，寒山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底蕴，最终被塑造成一名诗僧；东传日本后，其形象逐渐凝练为禅宗哲学的精神象征；而至 20 世纪中叶进入美国时，则与“垮掉一代”的精神追求深度契合，蜕变为反叛主流的文化符号。这种跨越时空与文

收稿日期：2025-03-06；修改日期：2025-04-15；录用日期：2025-05-24

作者简介：¹ 水己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化的形象嬗变,不仅反映了不同文化体系对同一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诠释,也揭示了文化传播过程中主体与语境的互动关系。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寒山形象在中、日、美三国的传播历程,分析其变异机制,旨在理解跨文化传播规律,为文化符号的适应性转化提供新的视角。

二、中国之寒山——想象与融合

寒山(生卒年不详)这一形象发轫于中国,但其生平事迹记载寥寥,作品散佚严重,自其形象诞生之初,便被赋予大量想象成分,致使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寒山更多以传奇姿态而非真实面貌示人。时至今日,围绕其身份、时代、作品等诸多史料仍存争议,学界尚未达成共识。现存最早述及寒山子生平事迹的是《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引自《仙传拾遗》的“寒山子”条: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

(李昉等, 1961: 338)

寒山子究竟是僧是道?关于寒山本人的真实身份,历来众说纷纭,相传他曾现身天台国清寺,又与苏州寒山寺渊源颇深,然而现存文献既无其于国清寺正式剃度的记载,也无桐柏观入籍受封的记录。严振非(1994)于其《寒山子身世考》一文中指出寒山实为隋朝皇室后裔,乃杨瓒(550–595)之子杨温。因皇室权力倾轧,加之佛教思想浸润,他最终选择遁入空门,隐居于天台山寒岩,自号“寒山”。梁立新(2011)则结合浙江省三门县岙口村宗谱中记载的相关资料,认为寒山子可能是宁海的县令以渊。寒山模糊的个人历史身份为后世想象提供了丰沃土壤,促使其形象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重塑与改写。例如,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寒山与拾得在后世被民间尊奉为“合和二仙”,执掌姻缘、象征美满,这一身份定位已与寒山最初的隐逸文人形象大相径庭,展现出其形象建构在历史流变中的巨大张力与文化适应性。

在寒山的奇闻轶事得到传播的同时,他所创作的白话诗歌亦随之流布,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寒山”这一独特的文化形象。这些诗歌与寒山本人同样被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每一首诗的创作年代与背景均无明确记载,给后世解读留下无尽的遐想空间。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寒山子为贞观年间(627–679)天台广兴县僧人,长期隐居寒岩,亦常往来于国清寺,与同寺僧人丰干、拾得交游。民间流传台州刺史闾邱允与三位僧人相遇的轶事,然其事迹多涉怪诞,难以考证。相传闾邱允曾命寺僧道翘搜寻寒山诗作,道翘于竹木石壁、人家厅壁等处,辑得散佚诗篇三百余首,此即《寒山子诗集》的原始来源。

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论衡激荡,思想的碰撞催生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语境。在此背景下,史料缺失的寒山形象恰如一片未被定义的画布,为不同文化元素的渗透与融合提供了广阔空间。其形象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重塑与整合,在文学、绘画、宗教与政治等多重脉络中持续

流动、不断生成，从亦道亦佛的模糊定位，逐渐向以佛教为主导的“诗僧”形象转变。这一身份的嬗变不仅体现了宗教力量的消长，更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教融合的复杂进程。寒山形象的塑造，既是个人精神世界的艺术投射，也是时代文化潮流的生动写照，其身上所承载的儒释道思想印记，背后折射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段交融史。

在寒山的诗作中，儒释道思想交相辉映、杂糅共生，堪称唐代三教并流的生动写照。学者余嘉锡（2007）曾指出寒山“为僧为道不可知，试就其诗以求之，宣扬佛教、侈陈报应者，固指不胜屈，而道家之言，亦复数见不鲜”，并倾向于认为“其人实为黄老神仙之学者”。从文本内容来看，寒山诗的多元性尤为显著。从徐光大（1991）的《寒山子诗校注》中，可见寒山“吾家好隐沦，居处绝嚣尘”等诗句，展现出道家向往隐逸、亲近自然的生活志趣；“常闻汉武帝，爰及秦始皇”等诗句，则借秦皇汉武求仙失败的典故，暗含着儒家对统治者的讽谏与对人世兴衰的思考；而“水清澄澄莹，彻底自然见”等禅意盎然的诗句，则尽显佛家明心见性、澄澈空灵的修行境界。《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寒山诗的评价颇为精当：“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既有通俗直白的口语，又不乏精妙工整的词句；既有庄严肃穆的说教，又有诙谐幽默的调侃。诗中“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等句，颇具儒生风骨，但其整体风格更似“禅门偈语”，难以用传统诗格加以评判。这种独特的文学风貌，正是儒释道三家思想深度融合的产物。

寒山诗作中蕴含的精神特质，构成了其文化形象的重要内核，并得以在后世留存。尽管其作品中儒道元素与佛理禅意并存，但在历代文献分类与文化阐释的持续塑造下，寒山最终以“诗僧”的身份被主流文化所接纳，并在跨文化传播中稳定地成为其核心形象。至宋代，在欧阳修、宋祁等人编纂的《新唐书·艺文志》中，寒山诗被归入释家类，著录为七卷。寒山诗在众多文学名家的推崇下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其独特的白话诗风备受青睐，成为诸多文人模仿的对象。王安石（1021–1086）曾创作《拟寒山拾得二十首》，以独特视角再现了寒山诗韵；陆游（1125–1210）也于其《次韵范参政书怀》一诗中云：“掩关未必浑无事，拟遍寒山百首诗”，表达出对寒山诗风的倾慕。此外，寒山形象的传播不仅得益于文人阶层的推动，更获得了官方力量的加持。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敕封寒山为“妙觉普度和圣寒山大士”，并亲自为《寒山子诗集》作序，这一举动极大提升了寒山的文化地位。尽管寒山诗长期被置于雅俗文学格局的边缘，但其持续受到文人阶层与官方体系的共同关注，恰恰印证了其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

寒山形象在中国历代绘画作品中亦有生动呈现，如宋代马远（1160–1225）的《寒山子像》、元代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等，皆为经典之作。由于史料对其生平记载匮乏，其真实容貌已不可考，画家遂依其诗境进行视觉重构。画中寒山多作蓬发敝衣、不饰边幅之状，然形骸散漫之中，却自有一种离尘出世、自在洒落的神韵。这种艺术形象的塑造，并非凭空臆造，而是深

植于寒山诗文所透显的隐逸哲学与超脱精神。诗中所书之境,为画家提供了关键的意象源泉与人格模板,从而使得寒山的内在精神得以通过外在形貌“迹化”于缣素之上。换言之,这些画作中的寒山形象,实为对其诗歌文本的视觉转译与意境延展,是文学想象在绘画维度上的凝结与再生。

历代文化的重塑与积淀后,寒山在中国逐渐完成了佛教化与神格化进程。在中国的佛教传统叙事中,他被尊为文殊菩萨化身,与普贤化身的拾得、弥陀化身的丰干并称“国清三隐”或“寒拾三圣”,这一说法不仅在中国佛教界广泛流传,也得到日本天台宗的尊崇与响应。至清代,寒山更获得官方认可,通过敕封形式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佛教文化中的神圣地位。近代文化语境也赋予了寒山一重新的身份定位:五四运动时期,胡适(1891-1962)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寒山与王梵志、王绩并列为唐代三大白话诗人,使其以白话诗人先驱的形象载入中国文学史册。

综上所述,寒山生平的传奇色彩,同其诗歌文本的丰富意涵和多元解读空间相叠加,共构了一个极具开放性的文学建构场域。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寒山形象始终呈现出多维度、复合型的特质,这种强大的形象可塑性,不仅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更为其跨越国界、走向世界提供了天然的传播优势,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都能在这一开放的形象体系中,找到契合自身文化语境的解读路径,从而为寒山文化的海外传播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

三、日本之寒山——禅宗与经典

自中国东渡日本后,经本土化重塑后的寒山形象成为了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这一文化符号的传播与中日佛教交流史紧密相连。日本对寒山的认知,始于其作为禅学象征的诗僧形象,这一身份因天台宗的东传而被强化。作为中国佛教首个本土宗派,天台宗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因其尊崇《法华经》,又被称为“法华宗”。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767-822)于公元804年入唐求法,在天台山修行期间深受中国佛教文化熏陶,归国后正式创立日本天台宗,为寒山形象的东传奠定了基础。

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日本天台宗僧人成寻(1011-1081)入宋,从国清寺僧禹珪处获赠《寒山子诗一帖》,命弟子携回日本,开启了寒山诗在东瀛的传播历程。据胡安江(2013)《寒山诗在域外的流布与接受》一文考证,此后寒山诗集不断东传,版本日益丰富。现存最早的寒山诗集刻本为1189年的国清寺本,至今仍珍藏于日本皇宫图书馆。

相较于中国文化场域中身份多元、形象丰富的寒山,在日本文化场域中,寒山的宗教属性被显著强化,其他文化身份则相对退隐。日本对寒山形象的塑造始终围绕禅学诗僧这一核心定位展开,呈现出单一性与稳定性的特征。从平安时代的禅林偈颂到江户时代的水墨禅画,再到现代的茶道美学以至动漫艺术创作,寒山形象始终与佛教教义、禅修精神紧密相连,深度融入

了日本佛教文化与禅文化体系，形成了独具东瀛特色的文化符号。这一现象的形成，与寒山形象东传过程中依托的宗教传播路径、日本本土的文化接受心理以及审美取向等因素密切相关。

承载着寒山形象的寒山诗在日本主要以注疏本的形式进行传播。日本人对寒山诗的推崇，集中体现在其注疏体系的完备性上，中国本土的早期寒山诗注释本早已散佚，而日本却留存了多个历史时期的注疏版本，并形成了系统的研究体系。据日本学者大田悌藏（1990）《寒山诗解说》记载，自江户时代起，日本便涌现出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注释著作：宽文年间（1661—1672）的《首书寒山诗》三卷，以简明扼要见长；元禄年间（1688—1703）交易和尚的《寒山诗管解》六卷，注重文本解析；延享年间（1744—1747）白隐和尚的《寒山诗阐提记闻》三卷，侧重禅理阐释；文化年间（1804—1817）大鼎老人的《寒山诗索颐》三卷，则以详密考证著称。这些注释本跨越两个多世纪，不仅展现出日本对寒山诗研究的持续性，更体现出专业化、精细化的学术趋向，从而推动寒山诗在日本文化语境中完成经典化，这些经典化的诗歌中所呈现的寒山形象也随之成为经典形象。

日本学者池田知久（2024）在《〈寒山诗〉的三次编纂及其显现的性三品说》中指出，《寒山诗》在初唐、中唐、晚唐分别经历了闾丘胤、徐灵府、曹山本寂的三次编纂，由此塑造出了三种不同的寒山子形象。现存约300余首寒山诗中，除前两次编纂时呈现的“述山林幽隐之兴”“讥讽时态”“警励流俗”等主题外，第三次编纂时新增了大量具有佛教色彩、宣扬南宗顿悟禅精神的偈颂体诗歌。这一过程不仅反映出唐代禅宗逐步成熟的历史轨迹，也揭示出禅宗作为三教合流背景下形成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其思想特质如何在寒山诗的编纂中被表达与强化。其中，第三次编纂所塑造出的“禅疯子”形象，成为了在日本流传最广的寒山面相，而其传播与镰仓幕府时期禅宗的兴盛密切相关。寒山诗中富含禅意的偈语，简短凝练的语言中蕴含深刻哲理，契合禅修参悟的需求，因而受到了当时日本统治阶层与文化精英的推崇。在此文化语境下，寒山形象与禅宗的绑定日渐深化。加之许多重要的寒山诗评注者，如俳句大师松尾芭蕉（1644—1694）、禅学泰斗铃木大拙（1870—1966）等，本身就兼具着僧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他们的阐释进一步强化了寒山的佛教属性。由此可见，宗教思潮与时代语境的共振，共同推动了寒山这一形象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接受。

此外，寒山诗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还得益于其符合日本民众的审美趣味。较于早两百年传入日本的白居易诗，寒山的通俗白话诗在语言风格上与之相近。在白居易诗歌审美传统的长期浸润下，日本民众已形成对质朴自然诗风的接受惯性，这为寒山诗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使其得以在日本社会各阶层中获得广泛共鸣。正是这种全民性的接受与推崇，最终确立了寒山形象在日本社会各阶层中的经典地位。

在寒山诗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寒山这一形象在日本通过艺术与文学创作得到了进一步具象化与升华。中日两国皆有以寒山、拾得为题材的艺术作品，相较于中国文人画的风格，日本的

表现手法更加大胆与夸张。室町时代的绘画巨匠雪舟(1420–1506)与狩野画派集大成者狩野元信(1476–1559),均曾以寒山、拾得为主题挥毫创作,其作品至今仍保存完好,成为日本绘画史上的经典之作。在文学创作方面,寒山形象同样备受日本近代文人青睐。1916年,森鸥外(2005)以闾丘胤序文为蓝本,在《新小说》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寒山拾得》,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重新诠释了寒山形象;芥川龙之介(2005)则在1918年撰写了散文《寒山拾得》,将寒山与拾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抒发了对日本传统精神回归的深切渴望。在这些作品中,寒山被赋予了更深层的象征意义,成为日本传统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

在日本的传播进程中,寒山形象经历了显著的本土化重塑,逐渐演变为禅宗哲学与日本独特美学思想的交融载体。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等人的推动下,禅宗文化大规模西传,寒山诗亦随之漂洋过海,在欧美大陆引发了反响。这一时期,欧美青年所认知的寒山形象已是被提纯为东方禅宗精神的具象化符号,深深烙印着日本文化加工的痕迹。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经过日本文化的转译与重构,寒山最终得以突破地域界限,成为了西方世界认知东方禅宗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之一。

四、美国之寒山——偶像与反叛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建立起密切联系。在此背景下,禅宗文化作为日本传统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向美国传播。作为禅宗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载体,寒山的诗歌也随之跨过大洋,进入美国文化视野。在寒山诗歌的跨文化传播中,美国“垮掉一代”(Beat Generation)群体扮演了关键角色。因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寒山诗与这批美国青年群体追求自由、反叛传统的精神诉求形成契合,从而引发了广泛共鸣。20世纪5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兴起,他们对当时的主流文化和社会秩序感到不满,渴望打破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真实的自我。而寒山诗歌中所体现的超脱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与他们的反主流文化精神相呼应,成为他们表达自我、反抗传统的有力工具。在这一接受群体的影响下,寒山在美国被重新塑造为自由反叛的文化符号,成为了“垮掉一代”精神世界的象征与偶像。

与日本以注疏本为主要传播载体不同,寒山诗在美国的传播轨迹主要由一系列英文译本串联而成。1933年,美国汉学家亨利·哈特(Henry H. Hart, 1886–1968)在《The Hundred Name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 with Illustrative Translations》(《百姓》)一书中选译了《城北仲家翁》,是迄今所知第一首英译寒山诗。1937年,日本学者冈田哲藏(1869–1945)在《中国诗与日本汉诗》中收录了6首英译寒山诗。然而,以上两位学者的寒山诗英译并未引起时人太多关注。真正打破传播僵局的是1954年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在《Encounter》(《文汇》)杂志第三卷第三期上发表的27首译诗,正是在这组译诗发布后,

引起了西方学界对寒山诗的翻译与研究的兴趣（辛红娟，2021）。

在此基础上，美国“垮掉派”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成为了推动寒山诗歌传播的关键人物。1953年，在洛杉矶一次日本画展中，斯奈德通过《寒山拾得图》初次邂逅了这一东方文化形象。五年后，他在 *Evergreen Review*（《常春藤评论》）秋季第II卷第6期中，发表了24首英译寒山诗，以充满口语化与现代诗学张力的翻译风格震动美国文坛，被视作寒山诗英译史上的里程碑。斯奈德的译本既参考了韦利的前期译介成果，也得益于其导师陈世骥（1912-1971）的学术指导。根据学者李婷（2023）的考证下，确定斯奈德译寒山诗使用的底本是1905年东京民友社出版的竹添井井序、俞曲园跋、岛田翰校的《宋大字本寒山诗集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并表示斯奈德也并参校了多种文献。与此同时，垮掉派领袖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1922-1969）出版了其自传体小说 *The Dharma Bums*（《达摩流浪者》），于扉页声明这本书“Dedicated to Han Shan”（献给寒山），不仅详细记录了斯奈德翻译寒山诗的历程，更将其塑造为“美国的寒山”，这种文学化的身份嫁接进一步放大了寒山的文化影响力（Kerouac, 1976）。在斯奈德与凯鲁亚克这两位“垮掉派”文学巨匠的诗歌译介与文学创作的双重推动下，被名人效应催化的寒山形象在“垮掉一代”群体中广为流传。寒山逐渐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演变为美国社会集体想象中的东方文化符号，并在持续的文化转译中得到了本土化建构。

事实上，凯鲁亚克将斯奈德喻为“美国的寒山”，这一文学化的身份投射并非偶然。斯奈德选译的24首寒山诗中，有22首均以“寒山”作为主体意象（柳向阳，2018）。作为译者，斯奈德不仅是文本的转换者，更是寒山形象的主动建构者，其翻译充满了强烈的主体性表达。例如在第二首诗的英译中，他将“寄语钟鼎家，虚名定无益”创造性地转译为：

Go tell families with silverware and cars

“What’s the use of all that noise and money?”

【中译】“去告诉有银器和几辆车的人家，所有热闹和钱财，又有何用？”

这种将中国古代权贵意象置换为现代美国中产符号的译法，实则借寒山之口，直接表达了对美国物质主义社会的批判与反叛。

在斯奈德所译的最后一首寒山诗中，更是极致彰显了寒山形象的号召力。此诗原文为“时人见寒山，各谓是风颠。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缠。我语他不会，他语我不言。为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斯奈德将其翻译为：

When men see Han-shan

They all say he’s crazy

And not much to look at—

Dressed in rags and hides.

They don't get what I say
And I don't talk their language.
All I can say to those I meet:
"Try and make it to Cold Mountain."

【中译】“人们看到寒山，都说他是个疯子，不在意自己，穿着破布和兽皮。他们不明白我说的话，我也不说他们的语言。我对遇到的人，只有一句话：试试吧，到寒山去。”

通过强化“疯子”“破布”“兽皮”等视觉化意象，斯奈德成功塑造出一个衣衫褴褛却精神超然的狂禅智者形象。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反叛姿态，与垮掉一代青年对抗主流文化的行为逻辑高度契合。They don't get what I say 及 And I don't talk their language 的诗句，不仅赋予了青年群体“离经叛道”行为的合理性，更成为垮掉派哲学的具象化表达。而诗末 Try and make it to Cold Mountain 的邀约，犹如一种文化暗号，促使读者在互认身份的过程中获得强烈的集体归属感与精神共鸣。

在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一书文学叙事的推动下，寒山与斯奈德被共同奉为“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宗师。垮掉派青年群体将寒山及其诗作作为论证自身行为合理性的文化资源，通过持续的宣传与阐释，不断强化其偶像光环。这种强化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闭环，即：寒山的偶像化程度越高，其赋予反叛行为的正当性便越充分；而这种正当性的增强，又进一步推动寒山形象的传播与神化。这种文化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美国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共振。在当时的文化场域中，以寒山诗为载体的东方文化，成为亚文化群体挑战主流文化霸权的重要武器，“寒山热”的兴起，正是这场文化对话激烈程度的具象呈现。在美国大众文化语境下，寒山被塑造成具有双重身份的文化符号：他既是东方禅宗智慧的传播者，又是自由抗争精神的象征，以“挑战者”及“异教徒”的姿态，为垮掉一代的价值理念提供有力辩护。这种跨文化形象重构，既保留了东方文化的神秘色彩，又注入了美国本土的反叛基因，展现出文化转译过程中融合再创造的动态轨迹。

寒山研究热潮的持续升温，亦将寒山打造为东方文学的代言人之一。据统计，仅 20 世纪 60 年代，在斯奈德所建构的寒山形象影响下，美国便先后出现了 11 种寒山诗英译本，显示出其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斯奈德所译的 24 首寒山诗屡次被辑入各类中国诗歌英译选集；与此同时，华兹生 (Burton Watson, 1925–2017)、白芝 (Cyril Birch, 1925–2023)、薛爱华 (Edward H. Schafer, 1913–1991) 等汉学家，也在柳无忌 (1907–2002)、欧阳桢 (1939–2021) 等华裔学者的协助下，相继投入寒山诗的英译实践，共同推动了该领域译介成果的积累 (辛红娟, 2021)。20 世纪 80 年代，寒山诗进一步被纳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其作品先后入选华兹生编纂的《哥伦比亚中国诗选》、宇文所安编选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年》，以及闵福德 (John Minford,

1949—2014)与刘绍铭合编的《含英咀华集》等重要文学选本，标志着其文学价值已获得美国学界的正式认可(海岸，2023)。1983年，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Bill Porter)以笔名赤松(Red Pine)出版了英语世界第一部寒山诗全译本 *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 (《寒山诗集》)，成为传播寒山精神文化的重要里程碑。在众多学者与译者的共同推动下，寒山诗在美国文学体系中确立了经典地位。至此，寒山不仅成为东方文学的标志性人物，其诗歌更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典范案例，展现出跨文化传播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

总结

寒山形象在中、日、美三国的传播历程中呈现出显著的变异特征，这一文化现象本质上是不同社会语境下集体建构的产物。在中国，寒山最早在多元思潮的碰撞与融合中被逐渐形塑为一位独具特色的诗僧，堪称多重文化力量共同创作的结晶；东传日本后，他演变为禅宗文化的重要代言人之一；而在美国，寒山则升华为“垮掉一代”的精神偶像。这种跨越时空的形象嬗变，折射出不同文化体系对同一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诠释。

寒山形象能够成功跨文化传播，与其自身的文化特质密切相关。在中国本土，他的形象已呈现出高度开放性：充满传奇色彩的生平经历、留有大量想象空间的史料记载，为后续的再创作提供了丰富可能；其白话诗通俗质朴却蕴含深邃哲理，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精髓，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不仅奠定了寒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更为其海外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寒山作为禅宗思想的典型代表，通过宗教传播渠道在日本落地生根。日本文化界的持续诠释与艺术创作，使寒山形象不断具象化、神圣化，最终确立其作为东方禅宗文化符号的地位。这一阶段的形象塑造，为寒山进一步走向世界奠定了文化基础。20世纪50年代，借助禅宗文化西传的浪潮，寒山以东方禅文化代言人之一的身份进入美国。彼时适逢“垮掉一代”兴起，他们追求自由、反叛传统的精神特质与寒山形象产生强烈共鸣，促使寒山在美国文化语境中被重塑为反主流文化的精神偶像。这一形象的流行不仅引发了持久的“寒山热”，更推动了寒山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系统译介与广泛传播。

寒山形象的经典化进程，既得益于宗教传播、文化运动等外部因素的推动，也与其文本中蕴含的现代性因素密不可分。对这一形象变异史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跨文化传播的内在机制，更能为文学与文化外译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

参考文献

- 陈跃红.(2020-06-06).诗人寒山的世界之旅.光明日报.
- 池田知久.(2024).《寒山诗》的三次编纂及其显现的性三品说(贾嘶译).管子学刊, (4),110–128. <https://doi.org/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24.04.07>.
- 大田悌藏.(1990).寒山诗解说(曹潜译).东南文化, (6),125–126.
- 段筱春.(2010).从三教论衡推测《寒山子诗集》的成书经过.秋爽,姚炎祥编.第四届寒山寺文化论坛——国际和合

- 文化大会论文集(页 687–692).上海三联书店.
- 寒山.(1991).寒山子诗校注: 附拾得诗(徐光大注).山西人民出版社.
- 胡安江.(2013).寒山诗在域外的流布与接受.秋爽,姚炎祥编.第七届寒山寺文化论坛论文集(页 32–47).上海三联书店. <https://doi.org/10.26914/c.cnkihy.2013.000004>.
- 海岸.(2023-08-02).寒山诗的域外传播.中华读书报.
- 纪昀等.(1997).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 芥川龙之介.(2005).芥川龙之介全集(第3卷)(页 44–45).山东文艺出版社.
- 区鉤,胡安江.(2007).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外国文学研究(3),150–15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7519.2007.03.019>
- 李昉等.(1961).太平广记.中华书局.
- 李婷.(2023).手稿钩沉: 加里·斯奈德英译寒山诗底本之再考证.中国比较文学(4),249–267. <https://doi.org/10.16234/j.cnki.cn31-1694.i.2023.04.007>.
- 梁立新.(2011).试论寒山子身世.秋爽,姚炎祥编.第五届寒山寺文化论坛论文集(页 428–432).上海三联书店. <https://doi.org/10.26914/c.cnkihy.2011.000057>.
- 柳向阳.(2018).砌石与寒山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 森鸥外.(2005).森鸥外精选集(页 529–536).北京燕山出版社.
- 项楚.(2000).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中华书局.
- 辛红娟.(2021-12-13).寒山诗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历程.中国社会科学报.
- 严振非.(1994).寒山子身世考.东南文化(2),212–218.
- Kerouac, J. (1976). *The Dharma Bums*. Penguin Books.
- Snyder, G. (1965). *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 Grey Fox Pressa.
- Snyder, G. (1965). *Cold Mountain Poems*. Catapult.

(责任编辑: 王杰)